

# “闺阁中多有解人”

——《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

谢雍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要:** 在明清时期,《牡丹亭》女读者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江南。她们大都是具有文学家身份的青年妇女,对她们来说,阅读《牡丹亭》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能够触发灵感、推动文学创作的审美中介。明清时期有些女读者因阅读《牡丹亭》而早亡,她们明知阅读有伤身体,却仍然如痴如醉地沉迷于阅读,可见《牡丹亭》的阅读对于明清女读者来说具有特殊的生命内涵。

**关键词:** 女读者;《牡丹亭》;阅读;生命内涵;明清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4-0101-06

## 一、《牡丹亭》女读者的构成特征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构思多年的《牡丹亭》终于完稿。书刚面世,很快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瞩目,林以宁《还魂记题序》说:“书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sup>[1]</sup>阅读《牡丹亭》,观赏《牡丹亭》,成为一时风气,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整个清代。

在这些读者中,当然也包括女读者,顾姒《还魂记跋》说,《牡丹亭》“闺阁中多有解人”<sup>[1]</sup>。《牡丹亭》甚至成为女读者女工闲余阅读的主要书籍之一,程琼《批才子牡丹亭序》也说:“崔浩所云:闺人筐篋中物。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余,即无不愿看《牡丹亭》者。”<sup>[2]</sup>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姓名的《牡丹亭》女读者,在明代末年有俞二娘、冯小青、叶小鸾、黄淑素、金凤钿等,在清代有陈同、谈则、钱宜、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浦映淥、程琼、吴兰徵、王筠、张襄、吴藻、吴规臣、林陈氏、程黛香、姜映清等<sup>[3]71-352</sup>。

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汤显祖为俞二娘事赋诗二首算起,到晚清女弹词家姜映清为止,《牡丹亭》女读者的队伍从明末到清末一直延续了近300年。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牡丹亭》女读者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牡丹亭》女读者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江南。在上述《牡丹亭》女读者中,俞二娘、冯小青、叶小鸾、内江女子、金凤钿、浦映淥、吴规臣等七位是江苏人,谈则、钱宜、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吴兰徵、吴藻等九位的籍贯则在浙江,安徽籍的有陈同、程琼、张襄,林陈氏是福建人,姜映清是上海籍,只有王筠是陕西人。可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这江南五地是现知明清时期《牡丹亭》女性读者群活动的主要地域。

收稿日期:2008-01-16

作者简介:谢雍君(1967-),女,浙江平阳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戏曲史论

第二,《牡丹亭》女读者大多是青年妇女,且身份特殊。大要言之,阅读《牡丹亭》的女读者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为人妇、为人母的贵族名媛,如黄淑素、谈则、钱宜、林以宁、冯娴、顾姝、浦映淥、程琼、吴兰徵、张襄、吴藻、吴规臣、林陈氏、姜映清等,她们占上述女读者总人数的一半多,是《牡丹亭》女读者的主力军;另一种类型是十几岁的妙龄女子,她们占上述女读者总人数近五分之一,如俞二娘、叶小鸾、金凤钿、陈同等。

在《牡丹亭》的女读者中,多数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或书香门第,如叶小鸾、林以宁、冯娴、顾姝、洪之则、张襄、姜映清等。即便不是世家出生的其他女读者家庭条件也不差,如俞二娘出身在士人之家,冯小青出身于塾师家庭,吴藻的父亲和丈夫以商为业,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使女读者在女工之余有条件、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读物。

第三,《牡丹亭》的女读者大都具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牡丹亭》的女读者是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她们大多自身就是诗人、剧作家、弹词家和文学批评家。比如,冯小青有诗集《焚余》,叶小鸾有诗集《返生香》,谈则有诗集《南楼集》,等等,而且叶小鸾、林以宁、冯娴、顾姝、吴规臣、张襄等在世时即已享有“诗人”之名。吴兰徵撰有传奇《绛蘼秋》,林以宁撰有传奇《芙蓉峡》<sup>①</sup>,吴藻撰有杂剧《乔影》,她们是明清时期屈指可数的三位女剧作家。姜映清则是清末民初弹词界的殿军人物,撰有弹词作品《玉镜台》和《风流罪人》。

女读者出于对《牡丹亭》的挚爱,有的还对《牡丹亭》进行评点。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提到俞二娘曾疏注过《牡丹亭》:“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sup>[4]381</sup> 吴人《还魂记序》记载:“宜昔闻小青者,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sup>[1]</sup>。可知明末女读者俞二娘和冯小青曾评点过《牡丹亭》,但她们的评点本不知散佚何处,早已失传。现存于世的《牡丹亭》女性评点本出现在清代康熙年间,陈同、谈则和钱宜合评本《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和程琼参评本《才子牡丹亭》的出版发行,为《牡丹亭》阅读展开了独特的女性视野。

## 二、《牡丹亭》女读者的阅读状况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她们的生活、活动的范围主要局限在闺阁之中。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一庭院深深、帘幕重重的闺阁属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另类”空间,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的“准社会”状态。既然与世隔绝,女读者如何获得《牡丹亭》读本?仔细考察现存《牡丹亭》女读者的资料,可知《牡丹亭》女读者的阅读语境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与女读者的亲属有关。俞二娘阅读的《牡丹亭》是由其父亲授予的:“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记》,凝睇良久,情色黯然。”<sup>[4]381</sup> 谈则阅读的《牡丹亭》由其夫吴人外购,其《还魂记序》说:“适夫子游苕霅间,携归一本,与阿姊评本出一板所摹。”<sup>[1]</sup>有关程琼的史料没有清楚说明她评点的《牡丹亭》由何人提供,但在她《批才子牡丹亭序》里透露出该书很有可能由其夫吴震生推荐:“武封夫子观其所训,始知玉茗笔端,直欲戏弄造化,往往向余道诸故老所谈说。余喜其俊妙,辄付柔毫。”<sup>[2]5</sup> 在出门不自由的闺阁里,男性亲属是闺媛与外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中介。

另一种与女读者的闺密好友有关。冯小青是在向好友杨夫人借阅书籍时得到《牡丹亭》的:

<sup>①</sup> 关于《芙蓉峡》传奇的作者,陆萼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是林以宁的丈夫钱肇修,见:陆萼庭. 清代戏曲作家作品的著录问题. 戏剧艺术; 1992, (3): 119-127; 陆萼庭. 清代戏曲家丛考.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314-316. 笔者从多数戏曲史家的意见, 认定《芙蓉峡》作者为林以宁本人。

“杨与冯为亲旧，夫人雅谙文史，故相怜爱，频借书与读。”<sup>[5]451</sup>黄淑素经常与闺友讨论古今文学作品，包括《牡丹亭》：“居恒与张永淑氏评订古今文字，议论番驳，两人极为莫逆。然永淑氏多好鲜丽，予多嗜幽奥，大都取舍亦不相悖。”<sup>[6]</sup>吴规臣也用诗清楚地描述了与女友谈论《牡丹亭》的情境：“梅花观里拜瞿昙，曾与诸姑半日谭。”<sup>[7]133</sup>与闺密好友交流书籍、讨论阅后感受，这是女读者日常文化交往活动的内容之一。《牡丹亭》的阅读便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的。

在《牡丹亭》女读者中，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奴和洪之则五位女读者最为独特，她们相互间的亲属关系是她们成为闺密好友的前提。林以宁是戏曲家洪昇的表妹，洪之则是洪昇的女儿，顾奴是林以宁的表嫂，林以宁与冯娴是表姐妹，而冯娴是吴人的表弟媳，李淑是吴人的表妹，五人之间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关系与亲戚关系。不仅如此，林以宁、冯娴和顾奴又同为清初著名的女性诗社“蕉园诗社”的主要成员。这五人既有血缘关系与亲戚关系，她们相同的文化修养和志趣爱好又令她们超越了宗法血缘而成为文坛的朋友。在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奴和洪之则先后为“三妇评本”写序之前，《牡丹亭》在她们之间的传阅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这些闺阁女性、上层贵妇有些自身就是诗人、剧作家或弹词家，因此阅读《牡丹亭》对她们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能够触发审美灵感、推动文学创作的审美中介。冯小青、叶小鸾、浦映淥和吴规臣都曾分别为《牡丹亭》题诗，但因她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她们在阅读《牡丹亭》时所获得的信息和所作出的解读各有不同。“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sup>[5]449</sup>冯小青的诗描绘了她挑灯闲阅《牡丹亭》的真实画面，注重突出伤心、幽闷的自我感受。“梅花观里拜瞿昙，曾与诸姑半日谭。谭到精忠丞相传，一时清泪落春衫。”<sup>[7]133</sup>吴规臣的诗叙述性色彩最浓，呈现出诸多女读者交流阅读《牡丹亭》和其他戏曲剧本的读后感的生动画面。叶小鸾未嫁而夭，在她诗里<sup>[8]</sup>，杜丽娘的形象恰似她少女心境的象征，娇嗔、羞涩、情窦初开：

凌波不动怯春寒，觑久还如佩欲珊。只恐飞归广寒去，却愁不得细相看。

若使能回纸上春，何辞终日唤真真。真真有意何人省？毕竟来时花鸟嗔。

红深翠浅最芳年，闲倚晴空破绮烟。何似美人肠断处，海棠和雨晚风前。

一本《牡丹亭》，经过不同的诗眼过滤，折射出绚丽多姿的光彩。与其说这些女诗人的诗是为《牡丹亭》而作，不如说是《牡丹亭》触动了她们内心最柔软、最敏感的地方，从而引发了她们的诗情。

阅读《牡丹亭》激发了吴兰徵的戏曲创作灵感。《绡窗秋》的本事源于《红楼梦》，林黛玉隔墙聆听《牡丹亭》是《红楼梦》的经典情节之一，因该情节颇具戏剧色彩，在创作《绡窗秋》时被吴兰徵保留了下来。但剧中《词警》一出的唱词却与原作无关，充分体现出吴兰徵的个人创造。这些唱词既是剧中人物林黛玉听《牡丹亭》曲时的心绪表达，也是剧作家自己的心理感触。

不管是冯小青、叶小鸾、吴规臣，还是吴兰徵，她们的诗歌与剧作都从正面肯定了《牡丹亭》的价值。她们怀着崇敬之情来阅读、接受《牡丹亭》这部旷世之作，从而获得无可替代的情爱教育，使她们觉得自己不仅是汤显祖的知音、知己，而且还是杜丽娘在现实生活的再生。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读者都能够理解汤显祖在《牡丹亭》里所表达的“至情”思想，如女读者兼诗人浦映淥的《题牡丹亭》诗曰：“情生情死亦寻常，最是无端杜丽娘。亏杀临川点缀好，阿翁古怪婿荒唐。”<sup>[3]220</sup>她认为情生、情死是现实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文学作品经常表现的主题；她无法理解杜丽娘为何平白无故地为情生而死、死而生，更觉得柳梦梅的行为荒唐，不合

乎常理。很显然,浦映淥对《牡丹亭》的评价秉持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她否定了《牡丹亭》的艺术创新及蕴涵其中的异端思想。这种情况说明,在阅读《牡丹亭》时,并不是所有女读者都能体味到剧作内在精华的,浦映淥就是这类女读者的代表。

还有一类女读者,如姜映清,她以《牡丹亭》传奇为蓝本,创作了弹词开篇《牡丹亭》。与冯小青、叶小鸾和吴规臣一样,她认识到了杜丽娘的绝尘脱俗,赞扬杜柳之间的自由爱情,肯定了汤显祖的伟大创造。但是她的认识仅止于此,在塑造花神形象时,她把《牡丹亭》里原有保护杜、柳爱情的花神改为粗暴地破坏杜、柳幽会的神主。这种改编表现出姜映清解读《牡丹亭》时因世界观的局限而导致的思想矛盾<sup>[9]</sup>。

同样是一部《牡丹亭》,不同女读者的阅读状况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全部接受、部分接受和全部否定,这体现出《牡丹亭》文本对女性的情爱教育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明清时期女读者对《牡丹亭》的阅读和接受,都更多地侧重于抉发其文化内涵,体味其情感教育。

### 三、《牡丹亭》女读者的生命阅读

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情感气质,令女读者在阅读《牡丹亭》后产生了与男性读者不同的审美效果。许多女读者甚至因此伤心而死,俞用济《醒石缘》云:“《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拼为他伤心到死。”<sup>[10]</sup>

《牡丹亭》的女性读者与早亡有着神秘的际遇。俞二娘、冯小青、陈同、谈则、叶小鸾等人的过早离开人世,不免容易令人滋生错觉:是阅读《牡丹亭》的行为促成了这些女性的早亡。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把女性读者阅读《牡丹亭》而早亡的现象归因于阅读过程中的精力消耗。她认为,许多女读者痴迷于《牡丹亭》,但“陈同、谈则和小青等读者都死于少年时期,她们既证明了创造性才华的力量,也证明了由阅读这一看似随意的行动所带来的耗费精力的危险”<sup>[11]</sup>。显然,明清时期女读者的阅读,在高彦颐眼里,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视力活动或脑力活动,而是她们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她们因为热爱《牡丹亭》、热爱阅读,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终导致寿命的缩短。高彦颐敏锐地观察到,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智慧才华与其消耗的生命能量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即女读者阅读得越多、越频繁、越富创造性思维,其生命也随之损耗得越快,于是她得出了智慧的累积和生命的消耗是互为对立、相为抵牾的结论。这样的论断是符合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真实状况的,陈同、谈则、小青三位女读者具有过人的智慧却早夭的事实,足以证明阅读行为所隐藏的这种生命副作用。基于此,笔者赞成高氏的这种推断。

但是,在爬梳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女读者的早逝与阅读行为的精力耗费虽然有着密切关系,却不存在必然性的联系,至少并非所有的女性读者都因为耽于阅读《牡丹亭》而导致早夭。我们还可以继续发问:对于这些早歿的女读者来说,评阅《牡丹亭》意味着什么?

从接受理论角度来考量,阅读是一种能够给读者带来精神愉悦的生命行为,它不仅能够提升接受者的生命意义,而且可以成为接受者释放内在情感的有效渠道。不可否认,接受者在释放情感的过程中肯定会消耗一定的生命能量,但这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从有关陈同、谈则、冯小青、俞二娘的历史资料来看,她们都阅读过《牡丹亭》并留有评语,她们的早亡固然与阅读《牡丹亭》有关联,但是阅读《牡丹亭》并不是导致她们死亡的直接诱因,她们在阅读《牡丹亭》之前就早已患病在身或者一直体弱多病,也就是说,阅读不过是进一步加重或诱发了她们的身体疾病。

俞二娘从小“体弱常不胜衣，迎风辄顿。十三，疽苦左肋”<sup>[4]380-381</sup>。从13岁患疽到16岁早逝，俞二娘一直遭受着疽病的折磨，正是疽病导致俞二娘的过早死亡。据吴人《还魂记序》记载，陈同“病中，犹好观览书籍，终夜不寝，母忧其茶也，悉索篋书烧之，仅遗枕函一册”<sup>[1]</sup>。这则资料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陈同是在病中开始阅读和批评《牡丹亭》的，而不是因为阅读和批评《牡丹亭》后才生病。有关谈则的早夭，笔者无法找到可靠的文献依据，但从吴人《还魂记或问》有关谈则、钱宜的记述里，可以推断出其死因：“谈也三岁为妇，炊白遽征；钱复清瘦善病，时时卧床，殆不起。”<sup>[1]</sup>这则资料虽极为简略，但我们可以得知钱宜是位多病之人，常常卧病在床，她是以带病之躯在阅读《牡丹亭》的。吴人用一个“复”字，又与“清瘦善病”连用，将先后娶进门的两位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难推断出，像钱宜一样，谈则也时常患病，她很有可能也是在病中阅读《牡丹亭》，并把自己评阅《牡丹亭》的评语“钞写成帙”的<sup>[1]</sup>。

只有冯小青是在得病前开始阅读《牡丹亭》的。蒋瑞藻《花朝生笔记》里记载冯小青是因为“感疾卒”<sup>[5]449</sup>，潘光旦考证后确认为是“病瘵死”<sup>[12]3</sup>，而且从病至死，时间极为短暂，不过三四个月。潘光旦说：“小青早歿，而其死由半为瘵瘵，又死得如是之速，是其智力虽特强，而体力未必佳也。十龄时，有老尼称其‘福薄’，如不识字，可三十年活；则其人必自幼清瘦脆弱，不禁风雨，亦可推想而得。”<sup>[12]41</sup>小青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中的“瘦影”，也可作为潘氏断定她平常身体虚弱消瘦的佐证。虽然支如增《小青传》记叙小青致病是她在闺阁好友杨夫人随夫宦游之后，即她从杨夫人处借阅《牡丹亭》早于致病<sup>[13]</sup>，但仍然可以推知小青在阅读《牡丹亭》并为之写下诗句时，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并不太好。

从以上的资料征引和分析中，我们得知，高彦颐提到的陈同、谈则、冯小青三位读者在阅读、评点《牡丹亭》之前都早已是体弱多病，即使不读《牡丹亭》，她们恐怕也难以长寿，另一位读者俞二娘的死因更确证了这种推论的历史真实性。

那么，《牡丹亭》的阅读对于这些体弱多病的女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健康的读者来说，阅读是一个正常的文化接受过程，不仅不会伤害他们的健康，反而会提升他们的精神。而对一些多病易感的女读者来说，在她们付出精力进行阅读之时就有可能大量地透支生命。特别是这些女读者兼有诗人、批评家身份，更使得原本被动的、单纯的阅读行为提升为主动的、审美的创造活动，为了进行这种创造性活动，她们会比一般读者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甚至依靠缩短休息时间来延长创造性活动的时间。陈同就是一个例子。她阅读时常常“终夜不寝”，令母心忧。长期的“终夜不寝”，对于一个健康的读者来说都会危及生命，更何况体弱多病之人？

再进一步看，女读者为何会不顾生命危险去阅读《牡丹亭》，而且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诗、做评点呢？当一个人处于病痛之时还会持之以恒地阅读，说明阅读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超凡的精神愉快，可以使之暂时忘却肉体的疼痛和疾病的折磨。在阅读《牡丹亭》中，俞二娘体验着与杜丽娘相同的梦境<sup>[4]381</sup>，冯小青感受到与杜丽娘一般的痴情<sup>[5]449</sup>，而陈同的评本上也是“纸光罔罔，若有泪迹”<sup>[1]</sup>，可见《牡丹亭》开启了她们的情感之门，令她们体验到超越肉体的情爱教育，享受到超越现实的情感愉悦。这些女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的超现实性，正好与她们的烂漫天性相吻合，这便使她们的阅读具有了形而上的精神内涵。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牡丹亭》女读者来说，阅读意味着对肉体的超越，对病痛的超越，对现实的超越，更意味着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在阅读之时，在写诗和评点之中，女读者的个体生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延伸。因此，这是一种独特的生命阅读。阅读活动本身就是《牡丹亭》女读

者的生存方式。明清时期的女读者明知阅读有伤身体,有害健康,却仍然不由自主地、甚至如痴如醉地沉迷于阅读,足见《牡丹亭》的阅读对于明清时期的女性有着特殊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不仅止于单纯的文学教育,而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教育,一种生命价值的教育。

#### 参考文献

- [1] 陈同,谈则,钱宜.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M]. 刻本. 梦园刻,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 [2] 吴震生,程琮. 才子牡丹亭[M]. 华玮,江巨荣,点校. 台北:学生书局,2004.
- [3] 徐扶明. 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 [5] 蒋瑞藻. 小说考证: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6] 卫泳. 冰雪携:晚明百家小品[C]//襟霞阁主人. 国学珍本文库:第1集. 上海:中央书店,1935:168.
- [7] 吴规臣. 曲目新编题词[C]//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9册.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 [8] 叶绍袁. 午梦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8:317.
- [9] 徐扶明. 元明清戏曲探索[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12.
- [10] 俞用济. 俚句填赠玉卿贤妹丈《潇湘怨传奇》[C]//阿英. 红楼梦戏曲集. 北京:中华书局,1978:112.
- [11] [美]高彦颐.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5.
- [12] 潘光旦. 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 [13] 支如增. 小青传[C]//毛效同. 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68-872.

## Intelligent Person in Harem

### —— On *The Peony Pavilion* and the Female Readers in Ming-Qing Dynasties

XIE Yongjun

(Institute of Chinese Drama,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China 100029)

**Abstract:** The female readers of *The Peony Pavilion* in Ming-Qing dynasties mostly lived in south of the River. Most of them were youthful women with the litterateur's identity. The reading of *The Peony Pavilion* for them wasn't a kind of amusements, but was a kind of aesthetic agencies that sprung their inspiration and drove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They understood definitely that the reading damaged their bodies. However, they indulged in the reading. This showed that the reading of *The Peony Pavilion* for them had the especial life meaning.

**Key words:** Female readers; *The Peony Pavilion*; Reading; Life meaning; Ming-Qing dynasties

(编辑:饶道庆)